

10/13



蘇州文史資料



# 蘇州文史資料

(一十五合輯)

2H91/06

政协苏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

**书名题签：谢孝思  
封面花卉：刘淑华  
责任编辑：周鸿度  
吴建生**

**苏州文史资料 第1—5合辑**

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印张 13.75 字数 345000 字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1990年4月印 印数 1—3000

准印号：JS 3273 工本费：7.50 元

## 重印说明

本会所编文史资料 1—5 辑，系“文革”前编印，当时印数较少，每辑只印 300 册，经过十年浩劫，大多散失。这 5 辑资料绝大多数是作者亲见、亲闻、亲历的“三亲”资料，对研究苏州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演变发展有较好的参考价值，这些资料的作者绝大多数已经故世，这些资料也就更显珍贵。近几年来，海内外函索甚多，为此，我们重印合辑以飨读者。

重印中，因个别篇目已由原作者修改，在第 6 辑后重新编用，本书不再选入，其他各篇除个别篇目作必要的文字订正外，基本上按原稿排印。

本书蒙夏晋同志提供所藏 1—5 辑全套存书，得以重印付梓，特此志谢。

编者

1990.12

# 目 录

## 重印说明

- 谈谈解放前的苏州丝织业 ..... 陶叔南 (1)  
苏州报刊六十年简史 ..... 胡觉民 (28)  
苏州的面粉加工业简史 ..... 陶君武 (48)  
苏州钱庄史料杂缀 ..... 胡觉民 (54)  
苏州钱业职工会始末 ..... 毛 寅 (66)  
辛亥革命苏州光复小记 ..... 吴和士 (69)  
苏宁光复杂录 ..... 吴和士 (80)  
辛亥革命回忆 ..... 孙筹成 (86)  
辛亥革命的片段 ..... 费璞盦 (104)  
辛亥革命后的程德全 ..... 胡觉民 (108)  
南社琐记 ..... 范烟桥 (119)  
苏州昆剧传习所和曲社 ..... 贝晋美 (131)  
昆剧琐谈 ..... 吴迪刚 (135)  
苏州的藏书家 ..... 潘圣一 (139)  
省立苏州图书馆略史 ..... 卢彬士 蒋吟秋 (144)  
苏州美术界的几个组织 .....  
蒋吟秋 陈涓隐 彭恭甫 (147)

## 苏州电气事业的主权之争

- ..... 卢燕庭 陆尹甫 徐绥之 程叔履 (151)  
苏州电报电话的发展略史 ..... 章祖伟 (157)  
苏州最早的电话局 ..... 张直甫 (168)  
苏州电报员工的罢工 ..... 顾 中 (169)

“国民革命军廿五路军”成立和缩编经过	梁冠英	(176)
抗战时期苏州见闻	胡觉民	(193)
抗战时期的苏州“自治会”	潘家驹	(204)
抗战时期日本和尚在苏州的情况	明开	(210)
天主教在苏州	沈初鸣	(212)
解放前的苏州典当	高岑庵 孙贻卓	(217)
通行一个时期的钱筹	高寿之	(220)
商团	程叔履 陶乃仁	(224)
苏州警察的创始	张直甫 胡觉民	(227)
救火会	曹贯之	(233)
清末民初苏州的妇运	王晓红	(241)
市民公社	周襄钧	(245)
八年护书记	蒋吟秋	(248)
中西学堂	祝健	(256)
雷允上与“六神丸”	杨澹人	(258)
木轮船	盛家宝	(262)
浒墅关蚕校对蚕丝业改进的经过	郑辟疆	(264)
苏浙皖蚕种事业发展过程	屈荃寄	(297)
茶叶加工业在苏州	仇南言	(314)
江苏官书局及其书板	蒋吟秋	(328)
苏州吴语学校概况	程小青	(333)
解放前夕“城防指挥部”抢劫“中央银行”		
苏州分行库存经过	常乃铭	(337)
对《雷允上与“六神丸”》一点订正	沈懿民	(341)
有关辛亥革命史料的补充	孙筹成	(342)
苏州的地主与农民	尤建霞	(347)
苏州的田租	范烟桥	(354)
苏州地主对农民的最后一次欺骗	高岑庵	(357)

荒唐怪僻的地主生活	高岑庵	(360)
无恶不作的“催甲”	龚恩裁	(363)
专为地主服务的“知数”	龚恩裁	(364)
由高利贷起家的乡村地主	龚恩裁	(366)
地主对付佃户的酷刑	龚恩裁	(367)
“捉鸡大叔”——租差	龚恩裁	(368)
武装催租引起的大暴动	王志方	(370)
虎丘花农与花捐	何栋华	(372)
苏州的义庄	汪稼仓 尤建霞	(374)
苏州的屯田(卫田)	陶冰衡 何栋华	(379)
谈谈苏州的“粪段”	徐观海	(383)
一个中等地主嫁女的妆奁	卢彬士	(389)
封建婚礼中的苏州“六局”	徐玉泉	(393)
苏州封建婚姻的繁文缛礼	瞿 风	(398)
苏州封建丧仪琐谈	严 庄	(404)
陆稿荐的一块碑	胡觉民	(425)
张小全剪刀店	胡觉民	(428)

# 谈谈解放前的苏州丝织业

陶 叔 南

苏州丝织有着悠久的历史，表现着我国民族艺术的特色。可是，在解放前苏州丝织业同样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尤其在抗日战争中苏州沦陷时期所受到日帝国主义的摧残更为严重，加上资本主义制度所反映的种种矛盾。所有这些都限制了丝织业生产力的发展，经常处于衰退的状态。解放以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工人群众的忘我劳动，生产大大发展，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曾从事丝织经营多年（1910年即从事丝织事业），对此大好形势，心情是激动的，感受是深刻的。因就过去亲自经历和见闻所及，略述苏州丝织沿革和业内外的种种关系，借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或亦可供编史的参考。

此文经娄仲明、韩梅钦、莫经镛、邓耕莘、徐福庆、周吉棠、唐志鹏、陆锡翔、金明德、陶景瑗等诸位先生提供了很多可贵的资料和意见，并由方庆春同志参考了一些同业公会有关文卷帮同整理而成。由于个人思想认识有限，有些看法很不全面，内容错误亦在所难免，还希识者指正。

## 一、发展的过程

江浙两省是我国盛产丝绸的区域，南京、苏州、杭州在过去是我国丝绸成品的织造中心和集散地，苏州出产的“苏缎”与“杭罗”、“蜀锦”、“京缎”、“漳绒”、“湖绉”、“盛纺”同样驰名中外，在全国丝织业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我国丝织历史悠久，相传轩辕黄帝就是丝织业的祖师，黄帝的元妃嫫祖，她发明育蚕缫丝，因此，相沿下来，苏州的丝业公所供着嫫祖的神位，云锦、文锦、锦章、霞章等公所都供着轩辕黄帝的塑象。“帛”、“缣”等大概就是最古的丝织品了。至于苏州何时开始有丝织品，虽难查考，但在唐、宋年间，江浙两省长江以南一带地区的广大农村已经把植桑、养蚕、缫丝、织锦作为一项重要的副业生产，苏州的丝绸业务那时已经有相当基础了。“宋锦”就是宋朝年代苏州出产的织锦，绚烂美观，名闻于世。明、清年代更有发展，那时远近农村、集镇中已经分布着很多个体机户，苏州城郊的东北部更密布着很多机户、手工作场，因有“东半城万户机声”之称，全城靠丝绸为生的不下几万人。唯亭、蠡口更是农闲时的主要副业，可见那时苏州的丝织业已经很发达了。

明代以前，苏州丝织主要是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形式。自从明、清封建王朝在南京以及苏州、杭州设立了织造府以后，逐步出现了替贵族地主服务、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产生了专门从事丝绸的手工业者。苏州的织造衙门是专为封建王朝掠夺民间丝绸织物的机构。每年搜罗“进贡”的绸缎数量相当庞大，而且设立了织造局，集中生产、监督织造。根据《苏州府志》记载，清朝顺治年间，差工部侍郎陈有明来苏州、杭州“总理织染事务”，在他任内设立了织造总局。当时陈有明说：“向来机设散处民居，无监督典事之人，率以浅薄赝货塞责报命，上积弛而下积玩，织染之流弊浸淫已极，皆由无总织局以汇集群工，此明季之所以坐废也。”他又认为：“将为朝廷万年之供，安可不谋一永久之图，务宜鸠工，毕集共处公所，既力专而物办，亦心聚而易稽。”因此动工兴建，织造局建成后的模规是：“总织局前后二所，大门三间，验缎厅三间，机房一百九十六间、铺机四百五十张，绣缎房五间、局神祠七间、染作房五间、灶厨等房二十余间。”这所局房后来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烧毁。同治十年，皇帝要举行“大婚典礼”，要采办大量织物，因再重造，重

造后规模比前更大些，有房屋四百余间。

这种大规模的“官家”手工作场的设立，对于苏州丝织从原来的个体副业走向专业的手工作场生产起着很大影响。后来辗转雇工的手工作场逐渐增多，从副业生产走向专业更形显著了。商业资本的渗入，产生了专门经营丝织的“缎庄”，有的兼营“纱”的生产，就叫“纱缎庄”，又总称为“丝账房”，通称“账房”。当时纱缎庄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放料取货，以货出售”。把原料、机物料发给机户回家织造，织成之后由机户交货与账房，随时结算工资，并将货匹“待价而沽”，从中取利。所以仍是以手工作场的分散织造为主要形式。尽管随后苏州丝绸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分散织造、工具陈旧、产品规格不一的落后状态，直到辛亥革命以前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

自从同治年间有了纱缎庄——“账房”，就有了承揽包织的“二叔”和被雇用而按工计值的“三叔”（花机还有专司“掸花”的辅助工人），生产上的关系复杂得多了。所谓“二叔”，就是一种备有不完全生产工具的机户，向“账房”领取原料，承揽包织，自己参加主要劳动（织造），妻儿老小从事掉纬、摇纬、通绞、捉断等辅助劳动，如属花机，还有重要的“掸花”辅助劳动，倘若家中人少，不敷分配，或多领机台（二台以上），家人不足应付时，即再转雇“织”、“掸”等工和学徒，又称为“带织机户”。“二叔”必须自备“机壳”和机上的另件（不完全的生产工具）。至于“泛”、“渠”、“缂”等“机张”（俗称“机肚肠”），则由“账房”置备，这些“机张”和原料都向“账房”领取，织成货匹送交“账房”结账。原料制成纱缎成品按例都有一定折耗，管理得当，折耗不到规定比例的，折价付奖，反之，也按比例计值赔偿。因此，“二叔”必须拥有一些生产资料（机壳、梭子、纺筒、竹刀、机剪、拣镊子等）和央请中保，书立承揽取得“账房”的信任。他与“账房”是加工代织的关系。所谓“三叔”，是受雇于“二叔”的织工，仅是计工受值，他和“账房”不直接发生关系。另外还有一种机户，他自备原料，自

己织造，或者雇用一部分织工帮助织造或摔花；而织成之后自己出售与收货庄或门市店的小本经营者。这称为“现卖机户”。等于现在的独立劳动户。

丝织物早就有精而繁复的生产过程，有着多种工序，除了织造和炼染之外，还有“掐（掐泛头）、打（打泛头）、摔（摔经）、捶（捶丝）、项（项渠）、接（接头）。”这所谓丝织业的“六局”，是“造机”（染织业叫装机）和一部分前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专门技术的人来包做，而且各有“门图”，世代承袭，谁也不能抢生意，但亦可将营业权议价转让，是带有封建性的。由于生产工序多，却没有大规模的作坊来集中生产，因此在生产工具和技术上得不到迅速的改进。

自从丝织事业化后，就有大量的机户和丝织工人靠织造为生。由于多数是“领料包织”和“论工计值”，其中就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情况。而绸缎市场的形成是有淡旺季的，丝织工人的经济生活就受到绸缎销路淡旺季的影响而动荡不定。销路好时，纱缎庄想方设法，拼命要机户多织，销路呆滞，就吹毛求疵借故停止“放料”。所以当时流行着：“五荒、六厄、七死、八活、金九、银十、穷十二”的谚语。这样的生产关系，显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苏州丝织虽在祖国历史上享有盛誉，但却长期停留在分散落后的手工业基础上。

辛亥革命以后，受外货来我国倾销的影响，苏州丝织业中有些资力较充、目光较远的纱缎庄主在“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口号下，集资举办丝织工厂。民国初年，有谢瑞山、夏穗生、王亦安、李燦若、徐杏生五人发起创办“苏经纺织绸缎厂”，集股金四万元，设置铁木手拉机 100 台，建立厂房，招集工人，集中生产。1916 年，又有陆季皋、陶霞城等集资四万元，创设“苏州振亚织物公司”，开始时设铁木手拉机 20 台，建立厂房，集中生产。继振亚之后，陆续兴办的有延龄、东吴、天孙、三星等厂。到 1921 年，苏州丝织厂共有苏经、振亚、延龄、东吴、耀华、陇华、宏富、经成、程裕源、大源、鸿兴等十几家。到 1927 年，苏州兴起的铁木机织绸厂大大小小有 36 家，共有

三千多工人。但是，那时仍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纱缎庄和小型工场的个体生产者。

苏州丝织业从分散织造转向工厂化，这是重大的变化。表现在：

(1) 改变了生产方式。集中生产能够细致分工，紧密协作，为后来采用电机生产创造了条件。(2) 改进了机器设备。原来使用的木机是抛梭机，既要顺序足踏“脚竹”，又要用手抛掷梭子。改为铁木机是拉梭机，只要手拉脚踏，不再需要抛梭而织，且在拉梭机上设置了提花机，不再需要专人“摔花”而能织出精巧花纹。(3) 壮大了工人队伍。原来丝织工人分散织造，彼此联系不便，有的亦工亦农，不把丝织作专业，工厂化后，集中起来了，工人们组织起来，而且还招收了大量艺徒，培养了丝织人才，苏州丝织业在那时可以说获得一些发展。这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商业乘机振兴实业，得能一度崛起。但由于基础薄弱，生产水平仍然很低，当时的苏州丝织品仍是人力织造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变本加厉，在我国开办工厂，在苏州青旸地开办了丝厂，搜刮丝绸原料，法、日等国的蚕丝和人造丝的交织品又源源运来我国倾销。我国在国际丝绸市场上的地位既逐渐为日本所排挤，国内市场亦被它们的舶来绸缎和呢绒所掠夺。因此，苏州的丝织业虽于 1923 年开始仿照舶来绸缎试用人造丝交织，并将历来传统的先炼染后织造的熟织习惯打破，改变为先制织后炼染的生织方法，且于 1926 年开始仿照杭州、上海地区用电力织绸的办法创设电力织绸机。但由于舶来呢绒充斥市场，绸缎销路大受威胁，一直处于时兴时衰、动荡不定的状态。

1929年苏州丝织业以销路大滞，亏蚀过甚，再度喊出“救济丝绸、挽回利权”的口号，并大量改用电力机，大量采用人造丝交织

(首先采用人造丝交织和电力机的是振亚织物公司，之后延龄、东吴等厂相继采用)，于是，机器生产终于逐步代替手工生产。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因为生产快速，周转也快了，成本也低了，既可追求高额利润，又可在市场上抑价竞销，谋求生存。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迫于形势和利润欲望所驱使，不得不亟事改进的。至于在改设电织机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如电力问题、技术问题等。因为苏州在 1926 年前没有日电，起初只能在夜间小试，直到电厂开放日电，才能全日用电机生产。开始电机只能织出单纯简易的织物，如素碧绉、素软缎、华丝葛、线绨等产品，后来在技术和设备上克服了头纹密和轻重梭等困难，首先制织成各种花色绸缎，之后在织造巴黎缎、锦地绉方面质量超过杭州，销路也比杭货广。不仅行销全国，还远销欧美越南、缅甸、印度、南洋群岛等地。那时在苏州丝织史上也可算是一个兴盛时期。惟苏地有了电力机以后，同业间又出现了新的竞争局面，因为开始有利可图，就盲目添机，增加生产，牟求厚利。迨供求相埒，发展至供过于求时，即相互贬价竞销，甚至偷工减料，破坏商业信用，弄得销路锐减，直到无人问津，这原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必然的现象，可是，那时在生产上总算是前进了一步。苏州丝织业到 1929 年已有电力机 800 台，发展到 1937 年(抗战前夕)共有电力机 2000 多台，还有人力手拉机 500 台以上，残存的土法木机也还不少，每年产量约 30 多万匹，这说明苏州丝织业在那时获得一些发展。可是，那时客观条件并不好，如丝织业所需要的主要原料之一的人造丝，还依靠英、法、德、意、日本等国进口。帝国主义操纵我国海关，一面利用关税阻碍我国丝绸输出，一面大量舶来品涌入我国市场，所以，苏州丝织业仍然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抗日战争发生，苏州丝织业在日寇占领下更受到严重的摧残。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反动统治和伪金圆券的急剧贬值下，依然得不到苏醒和恢复，而且每况愈下，最后电机全部断电停工。

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苏州丝织业从恢复到发展，产量迅速增长，质量大大提高，品种日新月异，在技术革新上出现了“自动挖花机”、“电力行梭机”等等，还改进与增添了有利于提高产质量的先进装置。并且试验了“双层织绸法”，真是花开万丛。随着不断发展，对解放前所无法实现的从缫丝到织造精炼印染的全能厂，也是指日可待，今昔对照，感受益深，展望将来，令人兴奋。

## 二、织物的演变

苏州何时始有丝织品，很难查考。宋代苏州的“宋锦”就很著名，说明那个时候苏州丝织事业已经很发达了。技术上也有了很大成就，已经由平织发展到纹织，而且由单色的纹织发展到复色的纹织。相沿变化很多，但缺乏考据，难以详述，兹仅就见闻所及略述近代苏州几种主要丝织品的产生和变化。

苏州开始大量生产民间服饰所用的绸缎，在时间上似略迟于杭州，如花、素累缎以前盛行的宁绸，首先出在杭州，苏州随即仿造，从织素宁绸发展到花宁绸，从素累缎发展到花累缎（摹本缎）。因为杭州织得早，织得好，得到顾客的信任，苏州的纱缎庄初时曾把放料织造的花素宁绸和花素累缎冒织“浙杭”的字牌，混销一时，据说不这样做，苏货就不易销售。实则当时苏货之所以得不到顾客信任，乃因经营作风不老实所致。例如一般纱缎庄弄虚作假，在每匹绸缎的二端都织得特别结实，叫做“碰头面”，迨头段一过，中间的质量就大大降低了。所以，虽然织上“浙杭”字牌来以次充好，但牌誉总不及杭州之好。那时这种货品都是“熟织”的，就是经丝和纬丝都先经过加工炼染以后，才上机织造的。织成之后，就可在市场销售，裁制衣服，以其质较挺硬，俗称“硬面子”，算是富丽堂皇，实则当时在技术上还不能够先将生丝编织然后炼染成各种精美漂亮的绸缎。

甲午之战以前，苏州出产的纱缎销往朝鲜数量很大，因朝鲜原

称高丽，所以通称为“高丽缎”、“高丽纱”（纱有平纱、芝地纱、淮地纱等类别），都有一定的长度和规格，有的每匹五条，每条朝尺约一丈五尺左右，俗称“带料”，这种产品据称是专供当时朝鲜的贵族豪门使用。缎制长袍，因那里风沙很大，易脏，又用纱制成“罩袍”。另有一种朝尺每匹四丈四尺的，俗称为“统子”，据称是那里贵族豪门婚嫁时馈赠所用的，两种需要量都很大。甲午以后，朝鲜为日本占领，利用关税堡垒，课征我国丝织品进口税“值百抽百”，而且在估价上任意提高，于是税率奇重，影响它们的进货成本，迫使苏州绸缎退出朝鲜市场。后来，朝鲜商人虽曾用逃税办法偷运高丽纱缎进口，有的用很大的玻璃瓶装置纱缎由海轮拖在海里带进去，有的遇天冷鸭绿江冰冻时，深夜从冰上挑运过去，但为数都极微，终于朝鲜市场为日本排挤净尽。

苏州的绸缎在国内仍然有着广阔的销路，那时国内不但官府的朝服要用缎子，各地民间的礼服也多用缎制，销量是很大的，东北和蒙古等地区对苏州的花素累缎、漳绒、漳缎，西藏地区对苏州的花素累缎、陀罗经被等销路亦属不少。此外，还有 28 贡缎、32 阔贡缎销售缅甸、越南一带，实地纱、芝地纱、淮地纱等销售印度和南洋群岛等处。所以苏州丝织品的外贸业务也占一定比重，但素来产销不能直接见面，都由外商洋行及上海的绸缎庄居间操纵，上下其手。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剪了辫子，当时谣传要改革服装，后来改革虽然未成事实，但服装确有很大变迁，有的喜穿呢绒西装，有的爱用外国绸缎，外国的绸缎和呢绒乘机源源运来中国销售。因此，本国的绸缎销路显见低落，丝织业大起恐慌。于是各地同业纷纷发起请愿、呼吁，向各界宣传抵制外货，要求救济，那时的政府当局，虽然不曾阻止外货进口，但却也明确：“剪辫不改装”。大礼服采用西式外，并规定蓝袍玄褂为常礼服，以资维持本国绸缎。同时丝织业为了抵制外货，在产品上再作改进，以迎合当时人民群众的

喜爱。于是摹仿外国产品，用质量较好的经丝原料来代替纬丝，使织出之缎光亮柔糯，在花纹和组织上亦加以细致革新。这种产品叫作“纯经缎”。又用不同于经丝颜色的彩色经丝为纬织成各种绚烂夺目的闪色缎子，叫作“丝抢缎”。这两种缎在当时虽然颇有销路，但是，外贸是使用提花机织成的，每个提花单位仅二根经丝。苏州虽在原有织机上用“细渠丝”的办法，将原来提花基本上八根经丝组成一个单位改为基本上四根经丝组成一个单位，使花纹细巧，但较之舶来绸缎还有距离。于是就有人发起建厂，苏经厂先办起来，民国五年，振亚厂接踵成立，从木机生产改用铁木机生产，当时一般人就称为“铁机”，实际只是把木机式样加以改革，有些重要另件改用铁的，再加上铁制的提花机而已。这在生产上确也算是一大改进了。

有了铁木机，就为改制新产品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人们感到熟织的绸缎虽有改进，还嫌太硬，不够飘逸。刚巧这时日本有一种新品种的软绸，叫做“野鸡葛”，运来推销，是用全蚕丝生织而后炼染的，柔软光亮，新颖美观，大受顾客喜爱。上市以后，不但湖州的“绉纱”、“线春”猛受打击，苏州盛行不久的纯经缎、丝抢缎也受影响，湖州丝织业首当其冲，不遑坐视，急起仿效，改名为“华丝葛”。后来此种织物上海物华丝织厂用电机织造后又改名为“物华葛”。总算将利权挽回过来。当时人们从传统的重视硬缎心理一变而崇尚软货，犹嫌华丝葛组织单纯，色泽单调，不若丝抢缎的绚丽多采，同时由于法、日等国都有先生织而后炼染的人造丝交织品运销我国。柔软彩烂，更受人们爱好，影响了我国原有绸缎的销路。为了抵制外货，谋求产品出路，杭州首先亦以生厂丝为经，人造丝为纬，略如纯经缎的组织法，织成生坯后精炼染色，由于蚕丝系动物纤维，人造丝系植物纤维，二种性能在染料感受上各有不同，染整之后，质既柔软，又能染出绚烂夺目之闪色花缎，这种成品，就叫“巴黎缎”，大受市场欢迎。苏州振亚厂接踵仿造，且所用厂丝原料

较好，质量随以较高，销路也日趋旺盛。接着再以生厂丝用煎、炼、洗、晒、永不褪色的方法染成黑色纬料和生厂丝交织成为一种绸类织物，炼熟之后，可以随意染成各种漂亮色泽之闪色黑花软绸，名为“花裹绸”。这种产品也风行一时，不久，各厂也竞相仿效，从此在丝织品上打开了用人造丝交织的道路，又为生织物创造了新的花色品种。这也可算是苏州丝织业的一个较大转变。嗣后苏州又仿效或创造了各色各样的及三色以上的新型绸缎，有文华缎、中华缎、月华缎、振亚纱、绢、绉、绚、绸、锦（振亚锦后来通称为锦地绉）、挖花绸、绢、纱、缎、格子绸、金花缎、奇异缎、西贡绉、惟馨绉、渔光绉、双管绡、珠兰绡、玉帘绒、素丝绒、拷花绒、乔其绒……等等，其中尤以“锦地绉”一项，因属大路货，产销特别旺盛，为后来电机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谈到锦地绉，虽然是杭州先出，但由于苏州在原料和组织上更加讲究，因而质量更好，市场上更为欢迎，信誉既著，就形成了供不应求之势。为适应市场需要，各厂乘机发展业务，追求巨额利润，振亚厂首先创设电力织绸机以资加快生产，加速资金流转，降低管理费用，减轻制造成本，利润激增，各厂遂亦相率仿效。电力机开始时只能织经密不多、组织简单的织物，如素璧绉（俗称印度绸）、素软缎、素毛葛、华丝葛及人造丝、棉丝交织的“线绨”之类，经过克服种种困难之后，各种花色绸缎都能在电机厂织造了，如先炼染而后织造的古香缎、织锦缎、花素塔夫绸、窗帘纱、挖花绢、和乔其绒等复杂难织的品种，也能在电机上织造，而且质量更好。于是铁木手拉机逐渐淘汰而代以电力织绸机。所织之物，尤以锦地绉最多。惟是好景不常，各厂尽力添设电织机和大量织造锦地绉之后，市场供求渐由平衡而过剩，不但盲目竞争，而且有些厂商用偷工减料方法来牟求暴利或贬价竞销。最初用38/40高级厂丝为经，150号“拉司端”或“司尼亞”人造丝为纬，结实坚固，后来逐步递降为用20/22普通厂丝为经，120号日本“天桥”人造丝为纬，经纬密度都逐渐减